

愛琴若渴

人物簡介 吳寒，齋號九琴軒，著名古琴演奏家，研琴與琴史研究專家，美術評論家。吳寒現任北京古琴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文化部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古琴委員會執行主任，中國國家畫院古琴社發起人、顧問等職。吳寒先後於1999年和2006年創辦「翼雲國學堂」及「三和齋文化交流中心」。多年來，吳寒堅持舉辦國學藝術講座與傳習活動，並投入大量精力從事古琴研究與收藏。迄今，吳寒已在美國、巴拿馬、澳門以及內地多個城市舉行逾百場傳統文化講座與交流展演活動。

長期以來，吳寒還大量查閱古籍，研究整理關於古琴美學、理論、律學、演奏、傳譜、記譜法等資料，陸續撰寫了《尋源四大名琴》、《再述華夏國樂之父——古琴的精神內涵》、《華夏正音——天地之音》等作品。近二十年來，吳寒已編輯各類藝術圖冊逾百餘本（冊），其中由其主編的《太古遺音》獲2017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吳寒還創造性地將古琴藝術與中國書法、繪畫、香道、茶藝等進行美學和哲學比較，為古琴文化的研究拓展了新的天地。

寒琴脈脈 古韻悠悠

「弦」定今生 訪看吳寒保育興邦修身之樂

「信意閒彈秋思時，調清聲直韻疏遲。」白居易在《彈秋思》中如此描摹自己對古琴的鍾愛。在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長河中，古琴從一種絲絃樂器慢慢昇華為華夏正音、興邦之樂，無論「文人四友」亦或「君子九雅」，琴都無可爭議地冠居其首。在中國當代著名古琴家吳寒看來，古琴是中國人審美最極致的表達，古人所講求的修身、養性、正心，莫不與琴有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志 張寶峰 北京報道

吳寒的生活就是一幅琴文化的活範本：黛帽青衿，香蘭古木，夜闌月下，焚香撫琴。「古琴具有強烈的時空屬性和民族屬性。它與俗人不彈，與俗物不彈，通體內外，極盡雅致。古琴之音亦不推崇固定範本，而是追求似是而非之間的寫意精神。」

斫琴修身承古今

登上直下西南的地鐵，在距離北京市中心100里開外的房山區石樓鎮，我們來到了吳寒的古琴基地。茂林修竹，鹿鳴池畔，與其說這裡是一個製作古琴的工坊，倒不如說是琴家修身養性的桃源。「這裡有40畝地，我在此種樹栽花，養魚馴鹿，斫製古琴需要這樣的環境。」

跟隨吳寒走走轉轉，繞過幾處亭榭，忽見一排房屋。一位師傅正在屋門前埋頭持銼，打磨琴體。「這是我囤放木料和製琴的地方。」言未盡，吳寒已快步走到師傅身旁，接過銼尺，躬身察看琴板的弧度和岳山頂峰的角度，「這裡，太對稱了，外側要高出0.5至0.8公分，這樣可抑止前兩弦過於敏感的震動，各弦音色更加和諧。」

在另一間屋子裡，我們看到了吳寒囤積的木料，流水木，雷擊木，蟲蝕木，上百年的青桐木，逾千年的漢木。木香裹着歷史的塵埃，紋理透着時空的沉靜。「我囤了大幾千張老料，可以做幾輩子的琴。」

攜琴訪友求知音

斫琴講究環境，彈琴更是如此。2013年7月，帶着對王摩詰「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敬仰與遐想，吳寒踏上了拜訪陽關的旅程。臨到古城遺址，日已西斜，遠眺大漠風煙，吳寒琴心怦動，他解下琴囊，就地盤膝，在陽關落日之下，盡情彈起《陽關三疊》。一曲作罷，淚欲沾巾。「那真是人、琴、天地渾然一體的感動。」

作別陽關遺址，吳寒無意間發現關邊還有一座寺廟，而廟裡竟只有一位主持居守。萍水相逢，琴者與佛士都心如鏡月，隨緣暢敘。在這方圓數十里杳無人煙的孤寺，主持篤守青燈的恒心深深打動了吳寒，他認定對方也是位有琴心的人。隔年再赴陽關時，吳寒特地備琴贈與主持。再之後每次重遊陽關，吳寒都會攜琴而行，與老友論琴法於古廟，觀落日於陽關。

攜琴訪友，是琴人圈子特有的交流方式。「有些人見朋友帶酒肉，有些人帶詩書。而我們在見自己特別敬重的朋友時，一定會背上一床琴。」吳寒說，琴與俗人不彈。

復琴悟道各有情

多年來，吳寒積極投身古琴文化保護工作，復原四大名琴就是一件「壯舉」。在複製齊桓公的「號鍾」、楚莊王的「繞梁」、司馬相如的「綠綺」時，都很順利，唯獨蔡邕的「焦尾」成了一道難題。根據形制定法，靠近古琴納音處的龍池從來都是圓或長方等形，但古籍所載「焦尾」的琴頭卻上圓下尖，簡直聞所未聞。古籍所載是否訛誤？真實焦尾究竟為何？吳寒陷入良苦苦思。

後來一個雨夜，在窗前撫琴的吳寒看着雨滴，突然頓悟：「焦尾」本是蔡邕從火灶中撿回的一塊絕好木料。中國文化講究陰陽和合，古琴亦如此。徒有火之燥烈，顯然不合古琴氣質，或許蔡邕就是想借助水滴狀的龍池造型，來調和水火、平衡陰陽吧。感悟至此，再無困惑，吳寒很快完成了焦尾琴的複製。

與風格各異的名琴一樣，古琴演奏亦有「一人一曲」之說，即同一首曲子，不同人彈奏便有不同的韻味，而不強求千曲一面、千人同音。「古琴不重音樂性，它強調的是宣情言志，以琴載道，因此弱化具象，單寫其意才是古琴的精髓。」吳寒話鋒一轉，「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陽關古寺主持的法號，我們彼此知音就夠了，這也是琴人間的寫意之交。」



古琴有助民衆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製作：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全媒體新聞中心

古琴文化展有望明年抵香江

近年來，吳寒走出琴舍，跋涉四方，傾力宣傳古琴文化。2017年，吳寒在澳門舉辦古琴講座，轟動當地，許多耄耋老人紛紛趕到現場一聆妙音。吳寒告訴我們，自己一直在跟香港方面接洽「太古遺韻——中國古琴文化大展」走進香港、古琴文化走進香港校園等活動，甚至有計劃策劃香港古琴文化月。吳寒說，展覽計劃有望於2019年實現。

冀中華文化感染港人

「到香港做古琴文化交流是

最有必要的。」吳寒說，古琴文化具有強烈的民族屬性和時空屬性，它不僅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更是傳統文化中雅文化的代表。它一方面可以直抵人心，另一方面可以通達上古，因此最有利於人們領略中華文化的魅力。

在吳寒看來，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是適應其文明世界內心精神的產物，古琴也不例外。「古琴的民族屬性就在於它是中華民族獨有的華夏民族審美的核心表達，有鮮明的民族個性與特點，

重視宣琴言志，以琴載道。凡稱琴家，其樂音之中必有哲學思考。時空屬性則指操琴需擇景，富古意，要保持古之士人的風範，不端坐不彈，衣不整不彈，必須絕塵俗，勿褻瀆。」

吳寒認為，古琴不僅承載了先人對於生活品味的追求，更融匯了撫琴聽琴者的文化修養和哲學思考。到香港宣介古琴文化，將有助於香港同胞深入了解民族文化的精髓，承繼古人托物言志、兼濟天下的胸懷與風範。



吳寒向孩童傳授古琴之道。

甘棄房產 整輯文獻傾力播琴

古琴自誕生時起，就自帶陽春白雪、曲高和寡的氣質。操琴時那種君臨天下、不問有無的風範，既令知音者迷醉，也令世俗者遠之。這種清高孤傲的品格，注定了古琴文化的傳承傳播不會是一條坦途。但吳寒就認準了這條路，因為他清楚「傳統文化需要衛道者」。

「現在古琴界大都是演奏型琴

者，願做古琴文獻整理者屈指可數，而樂意自掏腰包辦文化展覽活動的，就更少了。」吳寒說，為了補齊圈子裡的這塊短板，自己甘願坐上冷板凳。目前，吳寒正在緊鑼密鼓地整理全國古琴古籍類典籍目錄綱要，預計兩三年後可以完工。而從2012年啟動的古琴文化展，在吳寒手上也聲譽日隆，影響

益廣。

為了更好地傳播古琴文化，吳寒先後在北京市區和北京遠郊開闢了兩個古琴基地，囤料、製琴、交流，關於古琴的一切活動開始有了專屬場地。而為了保持獨立和純粹的運作狀態，吳寒拒絕了不少有意介入的資本，堅持自掏腰包，結果為了給琴安家，吳寒和家人先後賣

掉了北京和江蘇老家的兩處房產。

「古琴學科建設，從現在起至少需要兩三代人的傾力付出才能完成，而絕非發表幾篇文章、出幾本書那麼簡單。」吳寒說，任何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都應該熱愛、保護自己的文化，這應該成為一種信仰。而普及古琴文化，就是自己最大的夙願，更是一生的執念。



吳寒在故宮表演。

吳寒多年來投入大量精力整理古琴典籍。



國際峰會奏《山居吟》 曲終人讚

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29位外國元首及政府首腦齊聚北京。在各國領導人商討國事之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夫人彭麗媛邀請與會外方團長配偶來到故宮御花園，欣賞中國傳統文藝表演，其中第二篇章《山居吟》即是吳寒帶來的宋代古琴名曲。「最開始導演向我徵詢表演曲目，我覺得『一帶一路』之上多

有明山秀水，因此推薦了《山居吟》。」吳寒回憶，導演之前曾參觀過自己操辦的古琴文化展，對展品故宮藏畫《弘曆撫琴圖》印象深刻。

後來幾經推敲，導演乾脆按照《弘曆撫琴圖》的場景裝置古琴演奏現場，整個演出篇章也由最初的《絲路長安》改名為《山居吟》。

當天演出現場，吳寒一襲對襟

華服，正襟而坐，二位童子奉香奉花。伴隨香煙裊裊、花香沁人，悠遠淡雅的琴聲從吳寒的指間流出：虛谷的回響、松間的長風、蒼茫的暮色，似在眼前一一浮現。琴音絲絲扣扣，縹緲悠遠，撫琴和聽琴就融在古琴幻化出的自然山水間，透過指尖所營之境神遊交集。一眾外國貴賓徹底沉醉其中，或閉目晃頭，或彈指打板。曲至高潮，一些外國貴

賓甚至舞蹈起來。一曲終了，外國貴賓紛紛湧入澄瑞亭，交流合影，彷彿完全忘記了後面的參觀環節。

「當時彭教授說，這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吳寒回憶道，在那樣一個中國主場外交場合，「第一夫人」彭麗媛在眾位國際貴賓面前已握手寒暄時，臉上洋溢出的那份文化自信令他久久難忘。



吳寒攜琴走四方。